Globethics Repository



永恆輪迴和上帝國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Altizer, Thomass J.J.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ISC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11-12 19:01:2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107

永恆輪迴和上帝國*

阿爾蒂澤(Thomas J.J. Altizer，美國 S.U.N.Y., Stony Brook 宗教研究教授)
劉棟　譯

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是無神論二度新生的結果，是上帝之死帶來的新歷史命運。查拉圖斯特拉已經超越了人，因為查拉圖斯特拉已經否定了以前的所有歷史，這個否定正是極度肯定的對立面。如尼采在《瞧這個人！》裏宣告：

> 查拉圖斯特拉類型所提出的心理學問題是：查拉圖斯特拉說不和做不達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否定我們迄今說是的一切東西，儘管如此，他如何又可以是「說不」之精神的反面；這個精神預示着最深重的定數，命裏注定的一個任務，儘管如此，他如何又能夠至輕盈又極超越——查拉圖斯特拉是一個舞蹈家——他觀察實在的眼力銳利無雙，他想到了「最深不可測的想法」，儘管如此，他如何又不視之為對存在的反抗，甚至不是對其永恆輪迴的反抗——而毋寧說多了一個理由令他自己永遠對所有事情說是，「無邊無界、無拘無束

* 本文經授權譯自David B. Allison編，*The New Nietzsche*《尼采新論》，The MIT Press，1994，頁232-246。

> 的……是和阿們」——「我帶到深淵裏的還有說是的福祉」——但這是狄奧尼索斯觀念的重現。[1]

查拉圖斯特拉呼喚其聽眾進入一種新的狄奧尼索斯生存，這種生存徹頭徹尾肯定極度恐怖的赤裸裸實在，查拉圖斯特拉首度揭示了這個實在，唯否定這個反面才能理解這個實在：〔新狄奧尼索斯生存是〕尼采對歷史意義最為意味深長的象徵。如尼采所教導，如果壞良知隨歷史之在而在，隨本能的心理化和內在化 (Verinnerlichung) 而發，隨反「肉體」之「靈魂」的出現而來，那麼狄奧尼索斯生存便要求本能的洗禮，這是被禁者成聖帶來的新生命。簡言之，查拉圖斯特拉呼喚肉體的再生。

尼采表示，他選擇查拉圖斯特拉這個名字作為其永恆輪迴的預言家，是因為他相信波斯預言家查拉圖斯特拉創造了世界的第一個道德幻象：「轉道德為形而上學領域，而成自力、自因與自果，是他的工作」。[2]現在，第一個「非道德主義者」尼采創造了與歷史之查拉圖斯特拉截然相反的對立面：「道德出於真實而克服自我；道德主義者克服自我進入他的對立面——到了我的裏面——這就是我所說查拉圖斯特拉這個名字的意思」。[3]永恆輪迴是道德的自我克服？自我克服豈不是對自義和自善本身的克服？通過查拉圖斯特拉的自我克服，道德經歷了一次變形，以復仇之靈的面目現身：「意志的敵意對抗時間及其『曾是』」。[4]

---

1. 《瞧這個人！》中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節6。（中文參尼采，《權力意志》，張念東、凌素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頁81；為求行文一致，譯文皆直接譯自Altizer所引尼采之英文文本，並注以現有中譯本出處，下皆同此。——譯注）
2. 《瞧這個人！：我為什麼是命運》，節3。（中文本參《權力意志》，同前，頁100。）
3. 同上。（中文本參《權力意志》，同前，頁101。）
4.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I，「論贖罪」。（中文本參尼采，《蘇魯支語錄》，徐梵澄

查拉圖斯特拉應許的生命是要了結「曾是」的生命：

> 贖回那些生活在過去的人，重造所有「曾是」而為「如是我欲」——我將僅稱此為得贖。意志——這是解放者和帶來歡樂的人名字；我如此教導你們，我的朋友。但是，也要明白：意志本身仍是個囚徒。——意欲解放人；但是，令解放者也帶上腳鐐的是什麼？「曾是」——這是意志之切齒之恨和最深的隱憂。無力反抗過去之所成就，他只能眼看着過去的一切生悶氣。意志不可能意欲後退；他不能打斷時間和時間的饕食，這是意志最為孤獨無助的憂鬱。[5]

對《聖經》裏與此「曾是」相同的東西，可以有所懷疑嗎？要確定這一點，我們只有再度聆聽《聖經》的開場白。

>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上是*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創造的「頭一日」是神從暗裏分出光的日子，作此區分是因為神感到祂所造的光是好的。但是，暗在創造之前；因此它非神所造。讀者只能推論在某種意義上說，暗是神的一個「他者」。在原初混沌或虛空裏，淵面上是一片黑暗，神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140。）

5. 同上。（中文本，頁139-140。）

* 注意，這三個得以強調的「是」在原文中都是用過去式的，用來強調其「曾是」的意義。——譯注

造光時正是在這淵面上行過。神看光是好的，顯然這光是暗的對立面。即使兩千年裏的基督教神學家們已經宣告這些話否定了二元論的一切根本型態，但是毫無理由佯稱這個神話的核心沒有二元性。我們的第一個先知是「查拉圖斯特拉」而非「摩西」，這可能嗎？

當然，《聖經》中神作為造物主的觀念的事實根據和源頭是《第二以賽亞》和《約伯記》而非《創世記》。《第二以賽亞》以主的榮耀撫慰祂的人民：

> 你們豈不曾知道麼？你們豈不曾聽見麼？
> 從起初豈沒有人告訴你們麼？
> 自從立地的根基，你們豈沒有明白麼？
>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 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蟲。
> 他鋪張穹蒼如幔子，
> 展開諸天如可住的帳棚。
> 他使君王歸於虛無，
> 使地上的審判官成為虛空。……
> 按數目領出，他一一稱其名。
> 因他的權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
> 連一個都不缺。*

談論神之為造物主即是談論神之絕對主權，神只能顯現為無限遙遠的超越者，它令地上一切都無足輕重。再者，明瞭神是造物主，就是明瞭人在根本上的無力，這一

* 見《以賽亞書》四十章21-23、26節。有許多學者認為《以賽亞書》的許多部份並非出自以賽亞的手筆，而相信第四十至五十五章主要是一位被稱為第二以賽亞（Deutero-Isaiah）的人所作，故阿爾蒂澤有此說。——譯注

點《約伯記》講得很清楚。

> 那時，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說……
> 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裏呢？
> 你若有聰明只管說吧！
> 你若曉得就說，是誰定地的尺度？
> 是誰把準繩拉在其上？
>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處？
> 地的角石是誰安放的？
> 那時晨星一同歌唱，
> 神的眾子也都歡呼。

基督教視神為造物主，為絕對主權和超越的主——尼采所說至大神所達到的也就這麼遠。但是對尼采來說，這個至大神由一種至大的罪疚感相伴隨，並且實際上就是一種瘋狂意志的產物，這是發現自己完全、根本上有罪的人的意志。關於人的最終投射活動，尼采說道，

> ……他從自己內部噴射出他對自己的所有否定，否定自己的本性，天性和現實性，而以此為一種肯定的形式，作為有形的和實在的現存事物，作為神、聖潔的神、判決的神、劊子手神、超越、永恆、無休止的折磨、地獄、不可測度的懲罰和罪疚。[6]

毫無疑問，尼采判此投射為病態，然而，這不是臆

6. *The Genealogy*《道德的譜系》，II，節22。（中文參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周紅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年，頁71。）

症，如《道德的譜系》中之前的段落所表明：

> 如今，我再也不能避免給出一個初步的過度性意見，以表明我自己關於「壞良知」起源的假設：它聽起來也許怪怪的，也許需要長時間的深思熟慮、日思夜想。我以為壞良知是人在此壓力之下注定要染上的重病：人經驗到前所未有的根本變化——這變化發生在人發現自己最終被關進了社會的與和平的圍牆時。水生動物不得不變成陸生動物，否則便要滅絕，其所面對的情形與這些習慣於野性、戰爭、游走和冒險的半動物所面對的情形毫無二致：突然間他們所有的本能都毫無價值和「無效」。此後，他們不得不用腳走路，不得不「親自背負」一直以來都由水來承托的重量：這是加在他們身上的可怕重擔。他們感到無力應付最簡單的情形；在這個新世界裏面，他們不再擁有先前的指引，即常規的、無意識的、確然無誤的衝動：他們被簡化成為思考、推斷、算計和協調的因因果果，這些不幸的造物；他們被簡化成為他們的「意識」，他們最脆弱和最容易出錯的器官！我相信，世上從沒有過如此悲哀的感受，如此灰暗的不快。[7]

這些話十分接近尼采之重寫《聖經》的開場白。當然，它們賦予創造的「頭一日」以一種新的決定性意義，同樣，它們賦予光與暗的原始劃分以一種「全新」意義。

但是，這意義真是全新的嗎？如果人即純意識的出現便是人的、是不同於「肉體」之「靈魂」的誕生的內在化，那麼，用尼采的話來說，我們可以確實地將創造看做「墮落」。在此，原始墮落意指光與暗、「靈魂」與肉體之間的

7. 同上，節16。（中文本，頁62-63。）

原始區分，這區分奠定了居於生命和生存核心的二元性。隨着意識的誕生，尼采所說我們無意識的和不出錯的衝動被簡化成為思想或意識，因而不能再根據其原始同一性來描述它們。或者更明確地說，只有用「壞良知」的否定性語言才可以描述它們：

> 原本薄如蟬翼的整個內心世界，自行擴張延展，獲得一定的深度、寬度和高度，外顯表現被限制在什麼程度，它們所獲得深、寬、高也就止於那個程度。政治機構以之保護自己反對舊有自由本能的巨大支撐——懲罰屬於支撐之一種——導致野性、自由和游走的人的所有那些本能轉而反抗人本身。迫害、攻擊、變易和摧毀的敵意、殘忍和快樂——所有這些都轉而反對這些本能的擁有者，這正是「壞良知」的起源。[8]

壞良知並不是通過逐步有機地適應新條件而開始存在。相反，它是一種突然墮落的結果。因此，尼采宣告說，壞良知的起源是「一個斷裂、一個跳躍、一種強力、一個命定的災難，它杜絕了所有爭鬥，甚至杜絕了所有怨恨。」[9]

意識是光？我們不可錯的無意識衝動是暗？如此，那麼從暗裏分出光顯然是原初的肇端，壞良知便是「人」的起源。如果壞良知是人在經驗到從未有過的最根本變化的壓力下注定要染上的重病，那麼它既不可能是單純幻覺，也不可能是偶然失足。它必定是一個必然的定數，一個無可逃避的命運，因而是一個悲劇性墮落。進言之，如果基督

8. 同上。（中文本，頁63。）
9. 同上，節17。（中文本，頁64。）

教的神等同於壞良知的投射，那麼那個神既非幻覺亦非偶然。基督教的神，全能和超越的造物主，是我們悲劇性命運的根源，是人之進化運動的根源。基督教的神全然為聖，可能恰恰是人的全然有罪的正好相對立的形象。但是，那罪疚實實在在，猶如歷史的恐怖和殘忍一樣實在；相應地，基督教的神實實在在，至少在歷史視域和「人」的視域裏邊如此。或者，我們是否更應當說，只要他是不可命名的、神秘的和超越的，基督教的神便實實在在？只要人說出他的神秘，他必定衰亡並消失。不過，其神秘必定仍為神秘，只要這神秘在罪疚中被察覺；因為正是罪疚帶出神秘，正如壞良知的出現確立了造物與造物主之間的無限距離。

當然，道德也是隨壞良知而來的結果。道德依繫於光與暗、「靈魂」與肉體之間的原始兩分。因此，它陷於一種二元形式之中，其每一個「是」都不可分離地有一個相應的「不」，其每一個「不」都不可分離地有一個強制的「不」，這個「不」不斷地引發「是」的回音。這就是尼采叫作瘋人院的道德宇宙，而它就等於歷史自身，因此與「人」不可分離。瘋狂有一個源頭，一個開端，因此它有一個神話意義。《創世記》是這個意義的一種表達，《道德的譜系》是另一種表達。兩者都認為，道德是一個劫難式原始墮落的後果。保羅是尼采的先聲，他將道德或法律理解為一種否言，它使得罪疚成為無可避免的結局。在這種理解框架裏邊，保羅創立了「舊」與「新」的新二元性，它賦予「曾是」以一種末世論的新意義。「曾是」位於「舊天地」或「舊事物」之內，因此與道德和法律的關係複雜，糾纏不清。正是這個領域將隨着基督再生而走到盡頭，因為「曾是」領域要是完全取決於罪和死的審判，便與再生相對立。從「新天地」或「新事

物」的立場來看，道德決定審判和死亡，因此它不僅是復仇的精神，簡直就是復仇的化身。

保羅是基督教神學也是神學本身的創始人，這說法毫不為過。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方法，即將罪和審判理解作與生命和再生相反或相對。只有在其否定和超越的情況下，罪疚才表現為整體的和不可挽回的。這裏，罪疚和死亡只有在末世論形式中，只有被認為它們正臨到盡頭，才可設定其完整意義。同樣，查拉圖斯特拉只有經歷道德的自我克服，才能認識到否言和怨恨的意義。只有它們不再如此揪心，不再如此束手縛腳，死亡和罪疚才真正顯明。只有在這時，它們才成為包容萬有的形象，因為唯其力量的否定才能令其意義顯現出來，才能令其意義可說。正如在《舊約》裏找不到地獄、詛咒和最後審判，罪疚的完整意義也是直到現代時期才始露微光(起自路德，成於尼采)。即便奧古斯丁也沒有意識到罪疚的完整意義；其異教根底遮擋着他，因為他並沒有意識到，一種罪疚如此徹底而完全摧毀並倒轉意識和經驗的一切表達形式。僅當其臨到盡頭，僅當其黑暗的否定根基變得完全可說，罪疚的意義才能顯現。

十分明顯，查拉圖斯特拉是一個先知，至少對那些能聽到他聲音的人來說如此。說出其他人不可說出的東西不正是先知嗎？一旦被說出，它不就直接擁有權威性嗎？先知語言無須中介、不予置辯、不加修飾，但是它要求聆聽；只要其聲音被聽到，它便不容否認。先知預言的簡便試金石是其聲音能否被聽到它的人平息或者否認，根據這個測試，查拉圖斯特拉顯然是一個先知。我們不問預言是否為真，因為它遠深奧於「真理」，遠深奧於邏輯、科學或者知識。甚至，探尋一個預言是否「好」也是遮蔽其先知之

聲。真正的預言一律挑戰既定的好或真，其所達到的程度能夠根據預言所引起的震驚程度來衡量。最令我們震驚的是什麼？不正是上帝之死的宣告嗎？作為查拉圖斯特拉的先聲，尼采的瘋子不僅宣告上帝死了，還宣告我們——你和我——已經殺死了他。「我們如何能夠喝乾大海之水？」這也許是查拉圖斯特拉向我們提出的至關緊要的問題。像所有先知問題一樣，它在我們能夠談論它的限度內自己給出答案。說上帝死了，真得說出它，便是意欲上帝之死。先知是說這話的人，他的話卻不是他一個人獨有，它要求所有聽到的人都說這話。這裏，聽就是說。聽先知的聲音就是要說它。因此，聽上帝死了的先知告示便是自己宣告上帝之死。這種語言如何可能呢？這種聆聽如何可能呢？難道我們最終不可能既有聽又有說上帝之名的力量嗎？查拉圖斯特拉因為認識到否言和怨恨的意義，他行在那整體罪疚之下，那罪疚是我們的「他者」，是我們的歷史也是我們自己。當查拉圖斯特拉宣告上帝之死的時候，他所講的就是這個「他者」。看到那終極「他者」並為他命名，即是宣告上帝之死。

尼采的《瞧這個人！》以如此問題作結：「你們明白了嗎？——狄奧尼索斯對被釘的基督。」新狄奧尼索斯是永恆輪迴的象徵，他並不簡單等同於希臘的狄奧尼索斯。尼采的狄奧尼索斯經過上帝之死這個最重要的歷史事件而完全誕生：「從沒有什麼事情比這更偉大；在我們之後，不管誰來到這個世上，他都將因此成為高於迄今所有歷史的一個更高歷史的一份子」。[10]不過，尼采反對基督是直接

10. *The Gay Science*《快樂的科學》，節125。（中文參尼采，《快樂的科學》，余鴻榮譯，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6，頁139。）

反對宗教本身，而不只是反對耶穌的現實形象。在寫作《瞧這個人！》的同一年(1888)，他在《敵基督者》中說道：

> 用稍顯寬容的話來講，我們可稱耶穌是一個「自由精神」——他不關心任何固有事物：言語是殺手，所有固有事物都是殺手。他了解生命的唯一方式是體驗「生命」，這個概念抵制任何形式的言語、公式、法律、信仰和教條。他只談論最深層的東西——其餘一切，包括整個實在，整個自然和語言本身，對他來說都只不過是一個標記，一個譬喻。[11]

以此觀之，耶穌置身基督教之外，尼采的耶穌畫像與新查拉圖斯特拉驚人地相似：

> 不管基督徒或者教士的偏見如何富有誘惑力，這一點毫無疑問：這個傑出的象徵論者置身事外，超然於所有宗教、所有祭祀概念、整個歷史、整個自然科學、對世界的所有體驗、所有知識、整個政治、整個心理學、所有書籍和所有藝術——他的「知識」是對這些事物存在的事實完全蒙昧不知。他全然不知文化為何物，甚至聽都沒聽過，他無須與它鬥爭——他沒有否定它。對國家、整個公民秩序和社會、工作和戰爭，同樣如此——他從沒有任何理由否定「世界」；他從來不知道教士的「世界」概念。對他來講，否定恰恰是不可能的事。[12]

在《敵基督者》裏，尼采一而再再而三地將耶穌描畫作查拉圖斯特拉新生的先驅；他無力怨恨，無關歷史，與基

11. *The Antichrist*《敵基督者》，節32。
12. 同上。

督教恰相反對。

> 如果想尋找這樣一些標記，即一種反諷的神性在世界大戲劇裏留有印記，我們不可能從所謂基督教這個巨大的問號裏邊找到什麼蛛絲馬跡。人類屈膝跪在源頭、意義、真福音的對頭面前；它用「教會」概念將「佳音使者」覺得在自己之下與之後的東西宣為神聖——我們將徒勞地尋求世界歷史反諷的一個更偉大的榜樣。[13]

「基督教」這個詞是一個誤解；基督徒只有一個，而他及其福音已死在十字架上。「自那一刻起，被叫作『福音』的東西事實上已成為他的對頭：是『病危現象』，是禍音。」[14]真正的基督教既不信因基督得贖，也不是悔悟或者祈禱；唯基督教實踐是基督教的：「真生命，永生，已經被發現了——它不是被許諾的，它就在此，在你們裏面：活在愛裏面，在毫無壁壘、無涉身分的愛裏面。」[15]

有關「福音」的整個心理學裏面不存在罪疚與懲罰的概念——如同不存在獎賞概念一樣。「罪」——分隔上帝與人的任何距離——被拋棄了：這正是「佳音」。福祉不是被應許的，跟各種條件沒有關係：它是那唯一實在——其餘皆為談及它的標記。[16]唯實踐「佳音」，唯直接在場之「佳音」通往上帝。尼采確實宣告說：「它是上帝」。[17]

什麼樣的神？肯定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不是絕對主權和超越的上帝，不是那永有的上帝。耶穌的上帝？被釘基

13. 同上，節36。
14. 同上，節39。
15. 同上，節33。
16. 同上。
17. 同上。

督的上帝？寫作《敵基督者》之後不出一年，瘋病臨到了他的身上，尼采在其筆記後交替署名「狄奧尼索斯」和「被釘者」。當然，狄奧尼索斯即是被釘者。至少，希臘的狄奧尼索斯是一個死去而後再生的神。同樣，查拉圖斯特拉是狄奧尼索斯，查拉圖斯特拉作為神而受苦。[18]再問一次，什麼樣的神？這個神或上帝（the god or God）在上帝之死裏面現身嗎？我們能否說耶穌和查拉圖斯特拉的「佳音」是上帝之死的訃告嗎？確然無疑，上帝之死取消了隔離神人的任何距離，罪和罪疚隨之消失。福祉因而成為那唯一實在嗎？所有應許、所有未來的希望和期盼都在上帝之死裏面臨到盡頭。如果「佳音」便是宣告上帝之死，那麼「佳音」的存活確實通往神。但是，當隔離神人的一切距離消失並自此不再的時候，佳音所通往的神才始出現。於是，生命不是在上帝的生命而是在上帝之死裏面被發現。因此，生命不是被應許的，它就在此間，它就在你們裏面，在你和我裏面。因為，你和我已經殺死了上帝，當我們宣告他的名，當我們說生命和永恆生命，當我們說它就在此時此地，我們殺死了上帝。那說是的生命不是被應許的，它是被找到的；它在基督徒實踐裏面被找到，在上帝之死「佳音」的直接和完全的存活裏面被找到。

上帝國是《新約》裏面十分突出的永恆生命的象徵，但是它在《新約》完成之前就已敗落，實際上甚至消失。不過，它並不是簡單地消失——它倒轉自身，在基督教上帝學說裏面成為自己的「他者」。這是現代神學最根本的洞見，我們將此功勞歸於尼采。確實，黑格爾在概念上完全認識到了這個洞見，但只是在概念層面，而不是在人類和

18.《瞧這個人！：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同前，節8。

當下層面。布萊克(W. Blake)的末日式抒情詩也從想象上清楚表達了這個主題，但和整個現代文學和藝術一樣，它們都只是一種神學密碼。《敵基督者》卻不是一種密碼，或者並不完全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清澈見底，而最清楚的莫過於對基督教上帝的描畫：

> 基督教的上帝概念——上帝之為病人的神，上帝之為設陷者，上帝之為精神——是迄今所有關於神聖者的最為糟糕的概念之一。它甚至可能代表了神聖類型衰落進程的低水位線。神墮落成為生命的對立面，而不是生命的變形和永恒之「是！」。神變成反對生命、反對自然、反對存活意志的戰鬥宣言；成為詆毀「這個世界」和謊言「超越」的總綱；是虛無的神聖化形式，是宣而為聖的虛無意志。[19]

至少，那個基督徒能視此為神的真正肖像，他在信仰裏認識神，儘管在不好的信仰裏，這信仰拒絕並離棄「佳音」。現代的基督徒一遍又一遍地得知他對神的信仰是離棄福音。但是，如果這是對福音的離棄，完整而全面的離棄，那麼基督教的神便在反對上帝國。

和耶穌一樣，查拉圖斯特拉是預言佳音的先知，他預言了永恒輪迴「偉大的正午」。尼采將其對永恒輪迴的發現看做是他最偉大的創舉，是禮讚大地、生命和當下生存的勝利頌歌。然而，這創造源自最深切的苦痛，因為尼采本人視永恒輪迴觀念為惡夢裏的惡夢。早在《快樂的科學》裏邊，他便用最可怕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19.《敵基督者》，同前，節18。

> 最重的負擔。——一天或一個晚上，一個惡魔偷偷地引誘你進入最孤獨的孤獨之中，並且對你說：「你正在過的和以前所過的生活，你將不得不再過一次，並且要再過無數次；裏邊沒有任何新鮮玩藝兒，但是你生命裏的每一個痛苦和每一次歡樂、每一個思想和每一聲嘆息，每一件事情，無論多麼微不足道或者多麼至關緊要，都將在你身上重現，整個順序都一模一樣——乃至這樹木之間的蜘蛛和月光，以及此時此刻和我這個人。生存的永恆沙漏不厭其煩地翻來覆去，你隨此而翻來覆去，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粒點灰塵而已！」若果如此，你會怎麼樣？你難道不想豁出去咬牙切齒地詛咒那說這一番話的惡魔嗎？或者，你是否經歷過那可怕的瞬間，你曾如此回答他：「你是一個神，我從沒有聽說過有誰比你更神聖。」如果這個思想佔據了你的腦袋，他將令你改頭換面，甚至搞垮你。無時無刻，「再來一次，再來無數次，怎麼樣？」這個問題將是你一舉一動的最重負擔。或者，你有多麼想令你自己和生命獨汲汲於此終極的永恆確認和認可？[20]

永恆輪迴觀念是我們所能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勇氣和生命的最終考驗，因為它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能否肯定生命，肯定我們此時此地的生命。此間是尼采的絕對命令——人迄今所面對的最恐怖和最畏然的問題，因為它呼喚一種完全肯定的行動。

尼采知道這個想法並非新創；這想法在古代斯多亞主義裏邊也可看到，它與古代的永恆輪迴神話就算不是嚴絲合縫，也很相似。完全新鮮的是這裏的永恆輪迴擺脫了永恆意象。永恆變成了時間本身。查拉圖斯特拉說道：

20.《快樂的科學》，同前，節341。（中文本，頁230-231。）

「瞧，」我繼續說道，「這瞬間！」沿着這個瞬間的孔道，一條長長的永恆小路通向後方：永恆就在我們後面。凡是能夠行走的，以前不是必定已經在這條小路上走過了嗎？凡是能夠發生的，以前不是已經發生過、已經完成、已經過去了嗎？如果一切事情以前都已經有過——你這個侏儒怎麼想這個瞬間呢？這個孔道以前不是也已經有了嗎？豈不是所有事情如此頑固地扭成一團以致這個瞬間吸引了即將來臨的一切嗎？因此——它本身不也如此嗎？因為凡是能夠行走的——在這已有的長長小路，必定再一次行走。[21]

永恆既在每一個現實的、現在的瞬間之後，又在此之前；它是一個循環，這個循環不可能承認任何在現在瞬間之外的永恆「他者」。因此，查拉圖斯特拉所宣揚的永恆輪迴是一個永恆、一個現實的和現在的永恆，這永恆體現了上帝之死。

永恆輪迴這個「偉大的正午」是上帝之死創造出來的，超越者因上帝之死而被遺棄並且消失：永恆生命就是此間生命、大地和現在瞬間。

「噢，查拉圖斯特拉，」動物們說，「對於像我們這樣思考的人來說，所有事情本身都在跳舞：他們來了，握握手，笑一笑，然後跑掉——接着又回來。一切事物走了，一切事物又回來了；存在之輪永遠在轉動。每一個事物死去，每一個事物再新生；存在的年輪永遠在轉動。一切事物分裂，一切事物又重新聚合；永遠在建造着同樣的房子。一切事物闊別了，一切事物又相互和好；存在的圓圈依然誠如故我。在每

21.《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II，「論幻象和謎語」，節2。（中文本，頁155-156。）

> 一個現在(Now)裏面，存在開始了；環繞着每一個這裏(Here)，運行着那裏(There)之域。每一個地方都是中心。永恆之路是曲形。」[22]

最能淋漓盡致表達尼采格言警句之意的莫過於《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裏的這段文字。永恆輪迴的意義粉碎和顛覆了永恆的所有神聖意義。無論東西方，「存在的車輪」是一種毫無意義、目的或者方向的存在之永恆圓圈，唯此「車輪」裏的純粹生存能從源初罪疚中帶出救贖。當查拉圖斯特拉本人尚未能肯定一切事物的永恆輪迴之時，他的動物遍歡呼存在的車輪。它們歡呼的存在車輪不是無盡痛苦的恐怖循環，而是永恆的舞蹈。此時，痛苦成了快樂，無意義成了秩序，罪疚成了恩典。印度人象徵系統裏的世界是一個根本上消極不動之太一的神聖但無意義的表演(lila)，與此相反，永恆輪迴的狄奧尼索斯反映了事物本身的終極實在性，即它們在此時此地顯明為徹底的歡樂。唯上帝之死所創造的二度新生才能完全清除罪疚，正是通過這種新生，眼前赤裸裸實在最深不可測的深度顯明為一個喜劇的舞蹈。

請注意建立實在或存在之新意義的那些意象的排列：*Rad*(「車輪」、「循環」)，*Jahr*(「年」)，*Haus*(「房子」、「家」、「家庭」、「種族」)和*Ring*(「線圈」、「圓圈」、「循環」)。意象本身就是循環式的，圍繞圓圈意象和概念來回轉動，首先是一個時間的循環意象(*Jahr*)，然後是一個空間的循環意象(*gleich Haus*)。進言之，所有這些意象都來自說是的肯定，首先表明這一點的是這段文字的第一句

22.《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II，「病愈者」，節2。(中文本，頁220。)

(「對於像我們這樣思考的人來說，所有事情本身都在跳舞」)，然後是*treu*(「誠於」、「忠於」、「真」)與存在之永恆循環的聯繫。在完全肯定之中被顯明的時候，永恆輪迴的苦楚深淵便轉變成為圓圈所象徵之完滿的至高秩序。

這段文字的點睛之筆是最後三句話，它們也許是尼采所寫最重要的幾行字：「存在始於每一個現在。」當海德格爾說尼采宣告上帝之死是虛無主義式地達成了我們歷史命運，他的意思是說哲學或者源初思考隨尼采而完成；它已經完成其預定的可能性。但這個結局是一個末世論結局，也即一個全新的開始。上帝之死令存在的超越性和永恆的超越性到了盡頭，它令存在本身顯明於每一個現在。存在本身設定了一個全新的意義和定位：它不再是永恆；而是，它在每一個現實瞬間中開始或者露面。這裏，動詞「開始」至關重要，因為它既定義了主詞也確立了謂詞。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這個肯定裏，主詞不再存在，因為當一切事物始於每一個現在，再也不能說存在在(being *is*)，或者任何如此這般的東西在。顯然，命題「存在在」是說話者與當下瞬間疏離的後果：完全潛入現在是要擺脫任何一種永恆生存。

當生命或生存得到了至深肯定，存在本身便等同於現在：現實的生存瞬間成了存在本身。對瞬間的行動、肯定、欲求是每一事情的永恆創造和再造。完全欲求瞬間即是欲求瞬間的永恆復現，永恆地復現為此一、此瞬、此生、此在。正是上帝之死或曰超越性永恆的覆滅使得現在、時間和肉體的再生成為可能。隨後的一個句段「彼界環繞每一個此間」提出了傳統存在定位的整體重估。如果每一個瞬間即是存在本身，那麼所有存在瞬間皆等值，因為每一個瞬間必須相等於每一個其他瞬間。所以，每一點

空間同樣必須等值於其他每一個點，因為不存在任何超越秩序用以界定一個點或方向的意義或價值。空間裏的任何一點——世界或自我的任何片斷——可以說既無方向亦無意義；因此，現成、既定的「彼」「此」之別分崩離析。在「此」即在「彼」，欲「此」即欲「彼」。所有事物都扭成一團；或更明確地說，所有事物彼此融入對方，結果不可能再分出這裏或者那裏，我或者你，他或者它。存在的帷幕落下了，融入了說是的永恆輪迴，這一是言否定並且終結了我們因逃避「肉體」而創造的諸世界和諸永恆。「人」因此被超過，被否定，被超越，我們的「靈魂」所創造的每一種意義、每一種秩序和每一種價值也隨之被超過。靈魂曾視為災難的，肉體現在看做至福：是言在事物的野性實在的再生中歡欣雀躍。

「每一個地方都是中心。」新狄奧尼索斯生命想要所有事物，想要所有現存事物，想要他們永遠同一。真正接受和了解同一的同一性是要了解每一個地方都是中心。消融了事物的「這裏」「那裏」之後，每一個獨一無二的個別中心消失了；於是，所有等級性的判斷和理解都變得不可能了。傳統的中心象徵只有在它與虛空之間設定一個斷裂才有意義。上帝死了，這斷裂也消失了，每一個斷裂或實在的終極的距離如此等等皆隨之消失。此時，所有超越的中心便成了完全的內在，而「中心」本身也不再煢煢獨立。故此，真正的區分便無可能；再也不可能理解事物間的界線，即不可能知道一個「別」於「那個」的「這個」。所有事情都緊緊地扭在一起之後，便再也沒有任何邊界或者界線，所有事情都息息相通、彼此交融。此時，每一個事物都是一個中心，每一個事物都是這中心，因為每一個地方都是中心。神作為中心遍在全地嗎？是的，但神先要死去，對

其主權和超越的否定先要注入存在整體的每一個點和每一個瞬間。

「永恆之路是曲形的（*krumm* ：或作「彎的」）。」我們再次看到一個圓環意象，儘管這一次看到的是象徵永恆的反諷意象。永恆之路不僅是彎曲的，而且是人為地彎之曲之。這句話帶出了一個迷宮意象——一個圓環迷宮，而且肯定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或曰永恆的迷宮。那麼，永恆輪迴在此可意味着什麼？存在始於每一個現在；彼界環繞每一個此間；處處皆中心。顯而易見，可能的形上學或宇宙論理解已經被這樣的肯定所否認：是言全然不知事物的什麼邏各斯。當永恆之路彎而成曲、圓而成環，它便沒有任何邏各斯可言。尼采之永恆恰是哲學家和神學家之永恆的反題，他意在以此在「信仰」的人裏面引發一種深刻的突變。在其夜半醉歌裏，查拉圖斯特拉如此唱道：「哀嘆道：去吧！但所有歡樂（*Lust*）都想要永恆——要深深的永恆」。查拉圖斯特拉自己如此闡釋這些話：「然而，歡樂不要子孫後代——歡樂想要自己，想要永恆，想要輪迴，想要永遠依然的每一事情」。

> 你曾向一種歡樂說「是」嗎？哦，我的朋友，那麼你也向所有痛苦說「是」吧。所有事情皆相聯、相引、相纏；如果你想要某事再來一次，如果你說：「歡悅，你令我歡喜！瞬息，片刻！」然後，你想要一切重來。一切重新，一切永恆，一切相聯、相引、相纏——噢，於是你便愛世界。永恆的啊，愛之彌深，直到永遠；而且你也向痛苦說，去吧，但要回來！因為所有快樂都想要——永恆。[23]

23.《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IV，「醉歌」，節10。（中文本，頁334。）

最終，是言和永恆輪迴完全同一：生存的最深肯定只能意味着想要所有事情的永恆輪迴，想要此生，此刻，此痛，以致想要它永遠重現，而且永遠以同樣的面目重現。在此，沒有任何形而上學的宇宙論，甚至沒有永恆輪迴「觀念」，只有完全生存於即時現在，這現在亦此亦彼，是一個遍佈各處的中心。

歸根結底，永恆輪迴是一種完全熱愛世界的方式，而且不僅是愛世界的一種方式，還是在一個神已死去的時空裏說此時空中之愛的方式。查拉圖斯特拉的永恆輪迴象徵根本上有別於其古典的原本形象，但它也同樣有別於基督教的歷史述說。基督教失去上帝國這個源初的末世論象徵，帶來一個決定性後果，即它因此開始將神與世界的鴻溝或曰斷裂，以及將純粹或完全的愛看作是「有別」於世界的存在。除其偉大的神秘主義者和極端末日論先見及其群體是一個富有意義的例外，歷史的基督教極大地遠離了耶穌的宣告，因為耶穌「佳音」宣告上帝國就出現在此時此地。尼采比當時或此時的任何一個神學家都更清楚這一點。他知道這一點是因為他深知神已死嗎？基督教上帝的死亡顯明了耶穌宣告的上帝國嗎？永恆輪迴的說法是一種新的反映上帝國在場的末世論說法嗎？遍在的上帝國必須要拋掉絕對主權和超越上帝的天國，因此古代的和神聖的天國也不再有。造物主消失了，造物也就不再是造物了；進言之，「舊造物」成為了「新造物」；「曾是」變成了肯定和恩典。如此，「舊紀元」等於罪疚和復仇，「新紀元」顯明為一種全然嶄新和純然的天真。新查拉圖斯特拉是一個全新或更新的耶穌嗎？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